

六朝文學叢書

东晋南朝的谢氏 文学集团

● 丁福林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六朝文學叢書

東晉南朝的謝氏
文學集團

丁福林 著



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

DONGJIN NANCHAO DE XIESHI WENXUE JITUAN

丁福林 著

责任编辑:王爱琳 杨雪松

封面设计:回增荣 陈冬妮

责任校对:曾一丹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10.625·字数 260 千

1998 年 8 月第 1 版·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200

ISBN 7-5316-3229-2/I·101 定价:15.90 元

《六朝文学丛书》总序

下 考 董

六朝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孕育着无限创造力的富于文采的大变革时代。旧的风尚习俗,旧的文化思想,无不受到巨大的冲击。在求变求新潮流的推动之下,六朝文坛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这种新气象是其来有自的。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名文中,称汉魏之际为“文学的自觉时代”。文的自觉,来自人的自觉。曹氏主政,一改以前统治者“率先经术”的传统,转向重视文才。《宋书·臧焘传论》说:“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文学冲破经学的桎梏而活跃起来,日益显示其自身的美学价值。这种自觉精神,为东晋南朝文人所继承和发扬。据《宋书·雷次宗传》记载,宋文帝刘义隆于元嘉十五年(438)令开四馆教学,以文学与儒学(经学)、玄学、史学并列;范晔著《后汉书》,首设《文苑传》;萧子显著《南齐书》,也设《文学传》,皆标志着文学地位的空前提高——纯文学的真正独立。于是,六朝文学便洪波迭起,蔚为大国,积淀为彼时文化史的一个最丰厚的层面。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东晋南朝在文化上的成就是划时代的。”文学方面的累累硕果与绚丽丹葩,正是这种成就最显著的标志。

六朝时期,诗歌的题材大大开拓,陶潜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

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都是文学史上创造性的贡献;左思之于咏史诗,潘岳之于悼亡诗,郭璞之于游仙诗,鲍照之于边塞诗,都有开基拓疆之功。诗歌的风格多样化,著名作家各有所擅,民歌情深而净洁,语短而采多,使人屡读不厌。就其创作之轨迹而言,六朝诗歌经过玄言诗、对偶诗、原始律诗三个阶段,赋则经过玄言赋、俳赋、原始律赋三个阶段。骈文最具“美文学”之意蕴,文体屡变,其中永明体渐开四六的门径,徐庾体已形成原始的四六体。骈文尽管盛行,散文创作仍有重要地位。

志人、志怪小说并驾齐驱,各呈异彩,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干宝的《搜神记》和刘敬叔的《异苑》乃其中之佼佼者。

在文集编纂方面,综合的文章总集和各体的文章总集大量问世,萧统的《文选》、徐陵的《玉台新咏》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在文学批评方面,继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之后,不仅出现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等高水平的论文,更产生了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这两部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著。

从上述种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六朝文学的总体倾向与时代特征。

(一)文学语言求“丽”。六朝文学作品多具华美的特征,文人竞相“踵事增华”(《文选序》),一争雄长。其时之诗文,句法讲求排偶,语词注重雕琢,声韵有了限制,典故随处而出。作家们往往通过提炼语言,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和吸引力,达到“入耳”、“入目”的感染效果,提高文学的美学价值。曹丕讲“欲丽”,陆机讲“绮靡”,萧统讲“综辑辞采”、“错比文华”,既是创作经验的总结,又是指导创作实践的理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在“错彩镂金”的美感之外,还有“初发芙蓉”的美的理想。六朝文人成功地发掘了汉语言文学在表情达意方面的潜力,为后世指示了可以深入发挥的

门径。他们所描绘的种种意象,为后世文学提供了具有魅力的自然原型。

(二)文学创作的“缘情”主张成为主旋律。陆机强调“诗缘情”。六朝作家、理论家都重视文学的抒情特征,推崇“吟咏情性”(《诗品》)。文学创作关键在于情感作用。抒情是创作的动因,也是衡量作品之美的主要标准。曹植为文“雅好慷慨”,陆机反对“言寡情而鲜爱”,陆云称赞“流深情至言”之作,钟嵘倡言“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萧绎认同“流连哀思”之文,都体现了这种审美倾向。抒情小赋取代大赋,抒情文的长足发展,都与此息息相关。“缘情”说是六朝文人对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所作出的不朽贡献。不过当时对“缘情”理解不一,如刘勰、萧统等人认为“情”必须受“志”的规范,而萧纲兄弟则认为“情”不受“志”的任何约束。

(三)文学发展进程中不断有“新变”。“新变”主要指形式技巧上的尝试探索。萧子显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道破了六朝的时尚。从诗歌形式上看,汉魏时七言古诗尚处于萌芽状态,经鲍照等作家的积极探索,才日渐繁荣。永明时期,沈约等提倡作诗应区别四声,避免“八病”,经过齐、梁、陈三代诗人的创作实践,为近体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从诗文技巧上看,六朝文人追求的是巧于对偶、谐于声调、神于字词(包括用字奇妙、词序颠倒、词性活用、容量增加等),成绩显著,影响深远。

(四)文体的区分日益细密,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不断深入。文体的区分,自魏晋至南朝,由粗略的四科、十体逐渐加密,最后归纳为三十余体。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魏晋人已有自觉的探索意识,南朝人进一步地作了思考,明确提出“文”、“笔”不同之说,或以有韵与无韵为标准,或以是否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辞采美为标准,纯文学的观念真正自立门户了。

总之,六朝文学“自觉”于美的创造,“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

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这种自觉的艺术追求,经过几百年的积累,获得巨大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六朝文学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当然,六朝文学也有缺陷和糟粕,这如同其他时代文学亦良莠并存,不必惊怪。范文澜先生说得好,唐文学“吸收南朝文学的英华”,就形式说,“没有南朝文士的讲求,便不能有盛行于唐朝的文学”。所言极为中肯、深刻。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编辑了《六朝文学丛书》,发表关于六朝专书、作家、作家群体和文体四个方面的研究新成果,力求比一般文学史专一些,细一些,深入一些。第一批问世的四部专著,就是上述四个方面的代表作。兹将其内容简介如下:

《〈世说新语〉研究》 范子烨著。著者采用考论结合、由考立论的方式,对《世说新语》的体例、成书时间、编纂原因,敬胤《世说注》及刘孝标《世说注》;传世古抄本《世说新书》残卷,宋人对《世说新语》正文及刘《注》的删节,以及《世说新语》文本的疑难诸问题,重新进行深入的探索,提出自己的见解。著者对书中的故事原型、人物形象和语言艺术亦多新的阐发。

《阴铿与近体诗》 赵以武著。著者一方面用诗史互证的方法,深入考察了南朝诗人阴铿的家世、生平,重新解说了阴铿现存重要作品的背景与思想意义;另一方面,又按照中古字音,标注阴诗四声,统计出阴诗与永明体、唐代定型的近代体格律诗之间在声韵方面的对应状况,揭示了阴铿及其诗作在中国古典诗歌由消极避忌声病转向积极遵守格律的进程中的特殊地位。

《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 丁福林著。著者鉴于陈郡谢氏在东晋南朝人才辈出,长盛不衰,在文学创作领域中形成一个庞大体系,力图对这个历时几百年的在中古文学史上最为雄强的家族文学集团作一全面系统的论述。丁著展现了这个集团文学创作的

历史长卷,反映出六朝文学的一个侧面。书末附陈郡谢氏世系表和年表,二表经著者翔实考证,列出一百多位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其主要活动情况。

《六朝辞赋史》 王琳著。著者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治学方法,专门探讨了六朝辞赋演变的历程及创作风貌。书中挖掘出一大批学术界未曾注意或少有涉及的赋家、赋作及赋论材料,覆盖面广;又经过考索,对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予以匡正。该书从宏观上把握住建安至魏晋之际赋风的阶段性、南朝赋风的衰变及南北赋风的差异等现象;关注赋与其他文体(尤其是诗)的关系,在比较中见异同,凸现其相互影响及各自发展的轨迹,同时对许多赋家的微观分析中,说明其传承创变之联系,揭示其个性特征。

本丛书的宗旨是:崇尚实证,弃绝浮言,提倡寓新颖观点于严密材料的治学风格。我们谨遵“百家争鸣”方针,每位著者各抒己见,自由发挥。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有关领导、编辑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密切合作。在商品经济大潮一浪高过一浪之今日,他们以远见卓识,在白山黑水之间,兢兢业业,辛勤耕耘,为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不懈的努力。对此种高尚的精神情操,我们应致以深深的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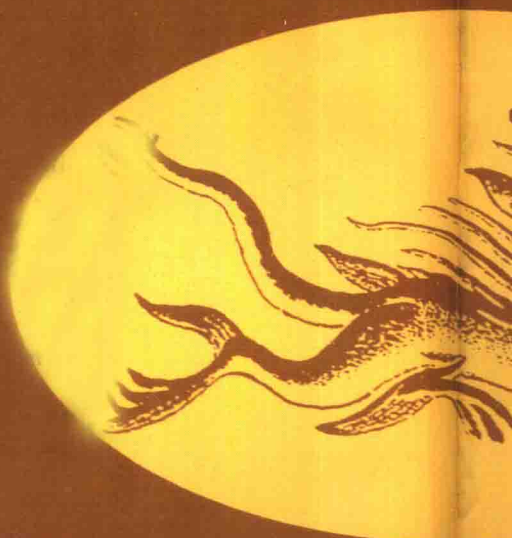
限于水平,本丛书之纰漏在所难免,敬祈海内外同仁指正。

承前辈林庚先生亲笔题签及诸位学术顾问关怀指教,本丛书光彩大增,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7年4月1日于南京大学



丁福林，一九四七年七月生，江苏丹徒人。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南京师大中文系并获硕士学位。现为镇江师专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教授。近年来先后在『文史』、『文学遗产』、『中国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并为十余种古代文学诗词鉴赏辞典等撰稿数十余万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哈尔滨

目 录

第一章	谢安的东山再起和谢氏家族的兴盛	1
第一节	谢鲲和谢氏家族的崛起	1
第二节	谢安的出仕之路	4
第三节	天下苍生望谢安	8
第四节	淝水之战中的谢氏家族	13
第五节	谢氏家族的全盛	18
第二章	东晋中期的谢氏才俊	19
第一节	多才多艺的才士谢安	19
第二节	绍继家声的阿大、中郎	21
第三节	谢奕和谢万、谢石	27
第四节	谢安子侄之彦秀——封、胡、羯、末	33
第五节	风韵高迈的一代才女谢道韞	39
第三章	东晋末年的谢氏家族和山水诗的	
	兴起	42
第一节	东晋末年的政治概况	42
第二节	风神秀彻的谢混和山水诗	46
第三节	东晋末年谢氏家族的优秀人物	57
第四节	谢瞻的处贵遗权和清新妩媚的诗作	69
第四章	谢氏文学集团的中坚——谢灵运	77

第一节	谢灵运的生平	77
第二节	谢灵运的性格和思想倾向	91
第三节	谢灵运的山水诗	105
第四节	谢灵运其他类型的诗歌	121
第五节	谢灵运的辞赋和散文	133
第六节	谢灵运的创作对后世的影响	144
第五章	谢氏文学集团的后起之秀——谢惠连	
	和谢庄	155
第一节	才思富捷的谢惠连	155
第二节	气候清雅的谢庄	171
第六章	谢氏文学集团的后期辉煌——谢朓	
		184
第一节	谢朓的生平	184
第二节	谢朓诗歌的思想内容	199
第三节	谢朓诗歌对谢灵运的继承及艺术特色	215
第四节	谢朓诗歌的影响	229
第五节	谢朓的辞赋和散文	240
第七章	南朝后期衰落中的谢氏文学集团	248
第一节	辞气横出、桀骜不驯的谢超宗与其子谢几卿	249
第二节	举止闲雅、恭谨谦退的谢朓兄弟及其子侄	255
第三节	才思敏锐的谢璟、谢微父子	264
第四节	孝行卓著、能诗善文的谢朓、谢贞父子	265
附录一	东晋南朝陈郡谢氏世系表	270
附录二	东晋南朝陈郡谢氏年表	272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326

第一章 谢安的东山再起和 谢氏家族的兴盛

第一节 谢鲲和谢氏家族的崛起

六朝的陈郡谢氏家族,声势煊赫,和琅邪王氏家族齐名,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世家大族,一直处于优裕的地位并享有种种特权。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诗说:“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感叹六朝兴废,寄托沧海桑田的世事变迁,可以从中看出当时的王、谢两大家族的富贵状况和人们的钦羨之情。

谢氏家族在六朝时不仅支脉繁衍,仕途通显,而且人才辈出,长盛不衰。特别是在文学创作领域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六朝谢氏家族的文学创作,代表了六朝文学的一个高峰,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其他家族无法与之抗衡的。

六朝谢氏家族的兴起,可以追溯到东晋初期的谢鲲。谢鲲字幼舆,祖父谢纘,曾任典农中郎将,父亲谢衡,官至国子祭酒。谢鲲生活在西晋末东晋初的天下大乱、政治极不稳定的时期,《晋书》本传说他“通简有高识,不修威仪”,爱好《老子》、《易经》,“能歌善鼓琴”。他从小就有较高的名声,成年后旷放通达,深慕“竹林七贤”的高蹈放达行为,自称“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世说新语·赏誉篇》)。他和胡毋辅之、光逸、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等人散发披头,裸袒箕踞,闭门酣饮,不分昼夜,累日不休,时人称之为“八达”。《晋书》本传曾记载他的两则逸事:一是说他的邻居高家有一女甚美,某日谢鲲前往挑逗,邻女正在织布,就用织梭掷他,打落了谢鲲两齿。此事传出后,人们作歌讥讽他说:“任达不已,幼舆折齿。”谢鲲闻之毫不介意,反傲然长啸说:“犹不废我啸歌。”另一记载说他有一次经过豫章(今江西南昌),夜宿于空亭中。过去此亭中时有鬼魅之事发生,并往往有夜宿者无故而死。但谢鲲却毫不介意,当他睡至拂晓时,有一黄衣人呼其名字让他开门,他全无惧色,从窗口伸手抓住了黄衣人,对方肩胛断落,原来是只鹿,于是他沿血迹捉住了此怪。

谢鲲任诞放达的行为大抵如以上所说,但是他又不像毕卓、王尼等人“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晋书·毕卓传》)的纵情逸乐,狂放不羁。他还善于结交当时的朝廷显贵人物,和王敦、王澄、庾敳、阮修等相与游处,关系密切,和周顗、温峤也有深厚的交谊。他曾当面称赞周顗为“峨峨拂青天”的“社树”(《世说新语·排调篇》)。《晋书》本传亦称“鲲与顗素相亲重”,又载温峤曾对谢鲲之子谢尚说:“尊大君岂惟识量淹远,至于神鉴沈深,虽诸葛瑾之喻孙权不过也。”由此可见,他又是政治上的有心人。《世说新语·品藻篇》刘孝标注引邓粲《晋记》记时人将他与执政庾亮并提,称赞说:“鲲有胜情远概,为朝廷之望。”袁宏作

《江左名士传》也将他与裴楷、王衍、乐广、庾敳、王承等并列为中朝名士，称他“好逸而心整，形浊而言清。居身若秽，动不累高”，说明了他当时的声名之大。

谢鲲在政治上相当敏感，他出仕后先进入执政的太傅东海王司马越的幕府，被任为参军事，但不久他即看出司马越必败的迹象，于是托病辞职，避居豫章。后来，他又进入权臣王敦的幕府，为长史，并以讨伐杜弢的叛乱而立功，被封为咸亭侯。他虽在凶狠残忍且有篡位野心的王敦手下，但却能“推理安常，时进正言”（《晋书》本传）。晋元帝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讨伐刘隗、刁协为名，攻陷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将欲篡位，谢鲲从容讽谏。在谏杀王珣时说：“明公举大事，不戮一人。峤以献替忤旨，便以衅鼓，不亦过乎！”既救了王珣之命，又投王敦之所好，不忤其意。他在和王敦的长期周旋中，不仅确保了生命的安全，也提高了自己的声望。他在奉王敦之命入朝时，还得到了晋明帝司马绍的亲重。他死后，明帝在给大将军温峤的信中曾说：“痛谢鲲不绝于口。”（《晋书·王廙传》）并追赠他为太常，谥为康侯。正是由于谢鲲一生的努力，才确立了谢氏家族在当时的较高地位，开了谢氏家族兴盛之端。

谢鲲弟弟谢裒的事迹，由于史料缺乏，知之不多。但从《晋书·成帝纪》所载咸康二年（336）二月，“算军用来税，空悬五十余万石，尚书谢裒（应作谢裒）以下免官”的情况看，他应是个平庸无能的人。然而根据《晋书·谢安传》及《世说新语·方正篇》刘孝标注引《永嘉流人名》的记载，谢裒却先后担任过侍中、吏部尚书、吴国内史、太常卿等高级职务。谢鲲的儿子谢尚更是做到了给事中、尚书仆射、前将军、豫州刺史加都督豫州扬州之五郡军事之职，这样的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殊荣，在当时是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的。谢裒的儿子谢奕、谢安、谢万、谢铁、谢石也都位任清显，历仕高位。谢氏家族的崛起，正肇始于谢鲲。从此以后，谢氏家族即开始走上了

蓬蓬勃勃的兴盛之路,跻身于一流的世家大族之列了。

第二节 谢安的出仕之路

晋穆帝升平年间,刚刚走上兴盛之路的谢氏家族遇到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如果不是谢裒之子谢安凭借他过人的聪明才智和杰出的政治才能避免了这次危机的话,谢氏家族是决不可能上升到和琅邪王氏相并列的地位的,甚至可能走向其反面而趋于衰落。

穆帝永和元年(345)七月,坐镇朝廷上游的征西将军、荆州刺史庾翼病死,东晋政府于是任命桓温为安西将军、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镇江陵。当时,东晋政府的经济和军事中心在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和扬州(治所在今江苏南京),两州的户口占了全国人口的半数。荆州地处长江上游,因此,荆州镇将往往凭借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包藏祸心,对抗朝廷,甚至威胁到京都的安全。《通典·州郡典》说:荆楚风俗“杂以蛮僚,率多劲悍。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兵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早在东晋立国之初的晋元帝永昌元年,荆州刺史王敦就曾拥众东下,攻陷建康。桓温是一个兼有文武之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一个大野心家,他坐镇荆州后即开始着手提高自己的威望,为对抗中央朝廷作准备。他在到任后的第二年就亲自率兵沿江直上,进攻割据四川的李势。永和三年(347)三月,桓温攻破成都,李势投降。自此桓温日益跋扈,东晋中央政权与方镇之争(即荆扬之争)继王敦之后又一次尖锐起来。

穆帝永和十年(354),桓温亲率大军自江陵取道襄阳北伐,接连战胜了前秦主苻健的主力,直至灞上,逼近长安,当地人民“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晋

书·桓温传》)这次北伐最后因桓温缺粮而退兵。永和十二年(356),桓温再次北伐,击破姚襄主力,姚襄北走关中,桓温收复洛阳,修缮晋诸帝陵墓,置兵戍守而归。经过两次北伐,桓温的威望得到进一步提高,桓氏势力空前膨胀。为了牵制桓温的力量,东晋政权早在永和元年就任命谢鲲之子谢尚为豫州刺史,镇历阳(今安徽和县),屯兵淮南。穆帝升平元年(357),谢尚死,朝廷又任命谢尚的族弟谢奕任豫州刺史。穆帝升平二年(358),谢奕卒,宰相司马昱本拟以桓温之弟桓云为豫州刺史,但后来考虑到桓氏势力的膨胀不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定,于是改命谢万为西中郎将、监司豫并冀四州军事、豫州刺史。谢万为谢裒第四子,谢奕和谢安之弟,《晋书》本传称他“工言论,善属文”,又“善自炫曜,故早有时誉”,是一个喜好清谈的文人气质颇重的人物,完全不懂军事。《太平御览》卷701引《俗说》说他任吴兴太守时爱睡懒觉,其兄谢安只得每日清晨至其睡处,叩击屏风呼之使起。这样的人物,在豫州这样的重镇任刺史就已很不适宜,可是东晋朝廷却又在升平三年(359)命令谢万和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郗昙率兵北伐,进攻前燕。谢万在接受北伐重任后,并不抚慰士卒,激励将帅,反恃才傲物,啸咏自高。谢安劝他宴会诸将,以悦众人之心,他才召集部将,但却没有慰勉之语,只是以铁如意指四座,说:“诸君皆是劲卒。”(《世说新语·简傲篇》)当时,军人身份很低,军中将帅最忌讳被人称为兵卒,谢万的无礼,大失将士之心,北伐已必败无疑了。不久,郗昙因病退屯彭城,谢万却误以为是前燕大军压境而致败退,于是仓皇令军队向南撤退,大军自相溃乱。谢万单骑狼狽逃归,被朝廷贬为庶人。当时,谢氏门中谢尚、谢奕、谢据皆已相继去世,谢石位望尚浅,因而谢氏家族的地位大有岌岌可危之势。在这种情况下,谢安为了家族的利益,不得不走上了出仕之路。

谢安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在四岁时,桓温父桓彝即称赏他说:

“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晋书·谢安传》）王东海即琅邪王承，为东晋早期的著名人物。成年后，谢安又得到著名的王导、王濛等人的器重，《晋书》本传称他“及总角，神识沉敏，风宇条畅”。他曾经“弱冠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为来逼人。’”王濛是一个神气清韶，被孙绰评为“性和畅，能言理，辞简而有会”（《晋书·外戚传》）的以风流文雅著称的大名士，如此称赞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足见谢安的过人之处。所以，当时即有“大才槃槃谢家安”的谚语流传。可是，青年时代的谢安却有着高世之意，对优美的山水景物有着深厚的感情，不愿进入官场，埋身俗务。朝廷曾先后任命他为著作郎、尚书郎、琅邪王友、尚书吏部郎等职，他均托病不就，寓居于被大画家顾恺之称为“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篇》）的会稽（今浙江绍兴）。他虽为布衣，但却名重当世，时人皆以公辅期之，士大夫尝云：“安石不出，当如苍生何？”因为他屡次抗命不应召，有司奏“禁锢终身”（《晋书·谢安传》）。可谢安仍无动于衷，吟啸自若，筑室于会稽上虞的东山，与王羲之、许询及名僧支道林相交往，出则游山玩水，入则赋诗作文，过着悠然自得的山林隐逸生活。《世说新语·赏誉篇》余嘉锡《笺疏》引施注苏东坡《游东西岩诗》题下注说：“东山在会稽上虞县西南四十五里，晋太傅文靖公谢安所居，一名谢安山。岿然特立于众峰间，拱揖亏蔽，如鸾鹤飞舞。其巅有谢公调马路，白云、明月二堂址。千峰林立，下视苍海，天水相接，盖绝景也。下山出微径，为国庆寺，乃安石故宅。”可见东山实在是一个令人神清气远、宠辱皆忘的世外桃源般的神仙境界。他还“尝往临安山中，坐石室，临浚谷，悠然叹曰：‘此去伯夷何远？’”（《晋书·谢安传》）穆帝永和三年（347）春三月，二十八岁的谢安在会稽山阴的兰亭和名士王羲之、孙绰、郗昙等人发起了著名的修楔盛会，并写下了两首著名的《兰亭诗》：